

田秋平 著

天下潞商

《晋录》：潞泽豪商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潞安府志》：

绸在昔殷盛时，

登

者奚地啻数千家，彼

时物力全盛，海内殷富。

潞州铁货素称：千里铁府，万里

荫城，日进斗金。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

版社

田秋平 著

《晋录》

潞泽豪商甲天下，非

数十万不称富



《潞安府志》：绸在昔殷盛时，

登

者奚地啻数千家，彼

时物力全盛，海内殷富。

而

潞州铁货素称：千里铁府，万里

荫城，日进斗金。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天下潞商 / 田秋平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9.9

ISBN 978 - 7 - 5457 - 0135 - 7

I . 天… II . 田… III . 商业史—研究—晋东南地区
IV .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036 号

天下潞商

著 者：田秋平

责任编辑：宁志荣

出版者：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sj@sxpmg.com

网 址：<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9.75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1—3500 册

版 次：2009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57 - 0135 - 7

定 价：48.00 元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编 物华天宝商贾潞人

一	日中为市古城垣	(6)
二	上党读水一首歌	(12)
三	潞州莲池古灯会	(17)
四	笔蘸潞墨书天下	(20)
五	潞煤燃出文明火	(26)
六	盛唐炉坊铸开元	(31)
七	纸币肇始晋东南	(39)
八	金融之光交子务	(45)
九	冶炼铸币潞安府	(49)
十	银行商人摆钱桌	(52)
十一	汇票一纸飞天下	(56)

第二编 商旅足迹遍布天下

一	潞商客居景德镇	(60)
二	东京汴梁泽州场	(66)
三	陶土砂锅贡朝廷	(70)
四	悠悠盐道写潞商	(73)
五	潞安铁鼎立泰山	(77)



六	潞匠铁钟鸣洪洞	(80)
七	亦泪亦悲走西口	(84)
八	乾隆御赐赏潞商	(88)
九	赊旗潞人著商书	(92)
十	沁县会馆居省府	(96)

第三编 诚实经营信誉至高

一	参自漳河上党来	(100)
二	都城鼻烟公利和	(104)
三	风靡京都黑猴帽	(108)
四	前门潞商铜锡铺	(111)
五	天子脚下有会馆	(115)
六	京城潞商大酒缸	(120)
七	铸造钞版显身手	(124)
八	潞泽会馆洛阳城	(128)
九	京师潞人再回眸	(131)

第四编 上党物产天下美誉

一	红绿彩瓷开先河	(138)
二	上党烧造琉璃美	(145)
三	千里铁府铸春秋	(153)
四	潞州城中酒价高	(162)
五	万机织绸衣天下	(167)
六	几度潞绸下西洋	(173)
七	潞商金锭缴税忙	(178)
八	堆锦捧回国际奖	(181)
九	上党蛋粉撼地球	(186)
十	潞麻一熟天下贱	(191)
十一	济世同仁大风丸	(196)

第五编 名胜名人商迹潞州

一	兰亭墨宝法兴寺	(202)
二	乞罢铁钱欧阳修	(206)
三	茶马互市吴承恩	(211)
四	万历潞商无布衣	(215)
五	赈灾富商万寡妇	(218)
六	耄耋画商绘丹青	(221)
七	张家孟家皆花园	(224)
八	二十四院有传人	(229)
九	西方商人闯潞安	(233)
十	祥记公司孔祥熙	(237)
十一	火车通途阎锡山	(241)
十二	留日巨商陈慎德	(244)

第六编 红色商绩伟业弘扬

一	长治电影之历史	(252)
二	翰墨书店谱华章	(256)
三	四通八达老车站	(260)
四	高朋满座长春园	(265)
五	天脊机场翱飞翔	(269)
六	钱庄老店晋蚨祥	(276)
七	五区抗币彭德怀	(280)
八	上党银号薄一波	(284)
九	抗日银行邓小平	(287)
十	解放区的人民币	(292)
十一	太行兵工刘伯承	(300)
十二	恢复经济徐向前	(303)
十三	店铺林立英雄路	(307)



绪 言

位于山西东南部的潞州商人，说起他们的经商历程，写出他们的经商业绩，从古至今，不同于其他商人的特点，就是在上党特殊的地理、人文、物产、环境下，缔造出了潞商的产、供、销为一体的商业运作模式。

何谓商贾？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商贾》作了诠释：“商之为言，商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贾之为言，固有其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从先贤著述中得知，商为流动贩卖，贾为坐而待利，二者相辅相成。商贾们的熙来攘往，使得天下财富莫不可以相通，天下货物莫不可以交易。

在这块古老的地方你会发现，石与煤的结合产生了铁货；火与瓷土结合产生了瓷货，火与粮结合产生了酒货，丝与机的结合产生了绸货，如此等等，还有物华天宝孕育出的潞党参、潞墨、潞麻、潞煤、潞铜、潞琉璃诸多丰富的物产，使得潞商在这得天独厚、人杰地灵的“天地人和”的大空间、大时代背景中，生产者生产、贩运者贩运、买卖者买卖，古往今来，商业生意绵延不断，生生不息。以至在泱泱中国众多商旅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潞泽商纲”，从名震环宇的晋商队伍中脱颖而出，执商界之牛耳，成商队之先锋，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商旅足迹遍布天下，经营行当不胜枚举，书写出了一一页页的辉煌篇章。

潞州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下川文化”的发现证明早在两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古有上党之称，《释名》记载：“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荀子》称：“上党”为“上地”。这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神农尝草的神话传说均出自上党，折射出上党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积淀着民族优秀文化的无尽内



涵。历史上,上党向以潞、泽、沁、辽四州十九县为其所属地域范围。秦统一六国后,置上党郡,此地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因境内有潞(漳)水,隋开皇三年(583年)始有潞州之称谓。上党郡统领十县,隋初户125057。唐代,上党地区的潞州成为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辖上党等五县,泽州辖晋城等六县,沁州领沁源等三县,辽州领辽山等四县。宋朝,辖区范围与唐时大致相同,属河东路。另增设威胜军,领铜鞮等四县。宋靖国元年(1101年)至元初,潞州曾一度称为隆德府。四州一军,户52997,约13.3万人口。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朝廷升潞州为潞安府,增设长治、平顺两县,长治之称始于此。

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炎帝在此活动时代,人类即开始由游牧转到农耕,《白虎通义》记道:“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当部落与部落的生产发展不均衡,物质有了剩余后,便出现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古老原始的商品经济活动在此萌发,这得益于活动在上党一带神农炎帝“市井”商业文化的出现。

从远古的天然海贝、人工青铜铸贝到春秋战国时代带有晋东南古地名的“潞”、“襄垣”、“长子”、“高都”、“屯留”、“涅”、“铜鞮”等金属铸币,出土资料丰富,说明了晋东南春秋时,城市已具雏形,冶炼已经诞生,交易日渐繁荣,城与城、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货币流通已形成较大规模。正如《战国策·赵策》所言:“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经济发展;这就带动了商业经济突飞猛进的大变化。时光进入唐朝,朝廷在此设有铸币作坊,始铸“开元通宝”;万历《潞安府志》就有“汉唐以来,取当地所产,铸铁为钱,公私相杂”的记载,货币的大量铸造刺激商品经济大发展;唐时的上党人还烧造出了让诗仙李白都为之垂青并赋诗赞美的“松烟”潞墨,上贡朝廷达百余载;大将尉迟敬德肇始“纸币”于晋东南;还有让唐玄宗都梦寐以求的潞州白酒,醉倒大唐喝酒人。宋朝庆历年,上党的铁钱铸造,让大文豪欧阳修魂牵梦绕,莅临河东,登上太行,为朝廷运筹货币经济方略;宋熙宁初年政府派官举务,设立了北方最早的纸币发行机构“潞州交子务”,发行潞州交子流通于河东路商品贸易市场,金融之光四射河东,使上党成为我国政府最早的纸币发行地之一,推波助澜,刺激了商品经济得以快速繁荣。

距今四五百年前,时间进入明朝。飞速发展的山西潞安府,已是一处很

了不起的地方。矿藏的富饶,物产的发达,经济的繁荣,商业的鼎盛,资本的萌芽,让以大明朝万历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们垂青,另眼高看了这处地方的人们。那时的潞安恰似如今的特区,空前发达的物产经济让这里“潞泽豪商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商业资本家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潞商在辛勤劳动、贩运商品的同时,收获着朝廷授予的莫大荣耀。皇帝御赐“资本”就同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与潞商赚回家的白花花银两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经商冲击力,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刺激、推动了潞安农业、手工业、商业再次大分工,田间地头游离出了一大批经营采矿、挖煤、冶炼、烧瓷、织绸、酿酒、贩运等等行当的商业资本家,他们摒弃了简单的“春种秋收”劳作方式,或者直截了当将“春种秋收”的劳作行业改变成为主营采矿、挖煤、冶炼、烧瓷、织绸、酿酒、贩运等等行当之后的“副业”。

资本市场萌发,商品经济繁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大变革,这就使得上党地区的潞煤、潞瓷、潞铁、潞铜、潞绸、潞酒、潞麻、琉璃、堆锦等产业品种不断延伸,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在全国纵深发展,以致走向海外诸国。在商界形成的“潞泽之纲”名副其实,辉煌灿烂。

古老的潞州,商业发展的脉搏不停地跳动到清朝、民国时期,衍生的潞商行当“丰富多彩”,潞商优质的产品、诚实守信的商训、不辞艰辛的贩运精神,闻名海内外,声震寰宇。

潞商坚忍不拔,勤奋创业;潞商诚信守业,生活俭朴;潞商吃苦耐劳,爱岗敬业;潞商善于经营,精于思考;潞商赚钱有术,聚财有道;潞商紧跟时代,敢于开拓。翻阅当年潞商的历史,追寻昔日潞商的足迹,仿佛仍然能体验到潞商创造开拓商旅奇迹的艰辛与困苦;依稀还能够把握到他们为紫禁城铸铜缸的脉搏;依稀还能见到潞商在京师大酒缸里,一碗一碗地将潞酒卖出的身影。细细品味潞商,或许我们可以感悟到潞商精神和永恒的潞商文化魅力所在。



天下潞商

TIANXIA LUSHANG



明代潞商烧制的红绿彩将军罐



天下潞商

第一编 物华天宝商贾潞人



一 日中为市古城垣

数千年前，上党地域范围内宜于农桑，男务耕耘，女勤桑织，成为这里人们生存的“衣食”之源。农有余粟，则易布，女有余布，则易粟，交易之始出现了“市”的概念。

有文字记载的“市”发轫于炎帝时代。部落与部落、个体与部落剩余产品诸如“谷物、牲畜、农具”等相互间原始的“以物易物”集中一处，人们之间的交易多以田间的“井”为中心，构成“市井城邑”。那时，“九夫为井，九井为邑”。“市井”成了集中交换买卖的象征，传承下来。在《易·系辞》典籍里就说到当时的商业活动，“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白天交易，熙熙为“需”而来，攘攘为“利”而往。各自得到自己所需后，“市井”一天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沧海变桑田。太行山脊、上党盆地，这里有神农“尝百草、得五谷”；“制耒耜、教民耕种”的遗迹“百谷山”；长治与高平交界处的“羊头山”、“神农井”、“神农殿”、“巨粟谷”文物的留存。大量的文化迹象，反映出神农炎帝农耕、商贸活动的足迹，就曾经发生在古老的上党大地。那么，“城市”最早先的鼻祖“市井”诞生的头一功要记在神农炎帝身上了。

由“市井”到“城市”是后来的事，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城市”规模的样子应该在周代。《周礼》有：“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它的作用是“造城以守君，筑墙以卫民”。战国时，商业的相对发达，各地陆续出现了人口相对密集的大“城市”。《战国策·赵策》有记，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现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墨子·非攻》则说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战国策·东周策》在谈到城市时也有此说：“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十年。”《战国策·齐策》说：“车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就是周朝到战国时代，各地商业繁

荣形成“城市”的写照。同时期的上党，也有了比“市”大得多、而且规模很像样的城市，潞子婴儿国的“潞城”、赵襄子的封地“襄垣”、尧封长子之地的“长子”，还有赤狄留吁居住屯兵留粮之地的“屯留”，以及“高都、涅、泫”等等“城”和“市”都已出现。而且，这些城市中繁盛的商品经济孕育出了为满足商业贸易发展的“等价物”货币。“潞、长子、襄垣、屯留、高都、涅、泫”等等大批量铸造有“城市”地名的青铜方足布币流通于“市”之间。各城市自己的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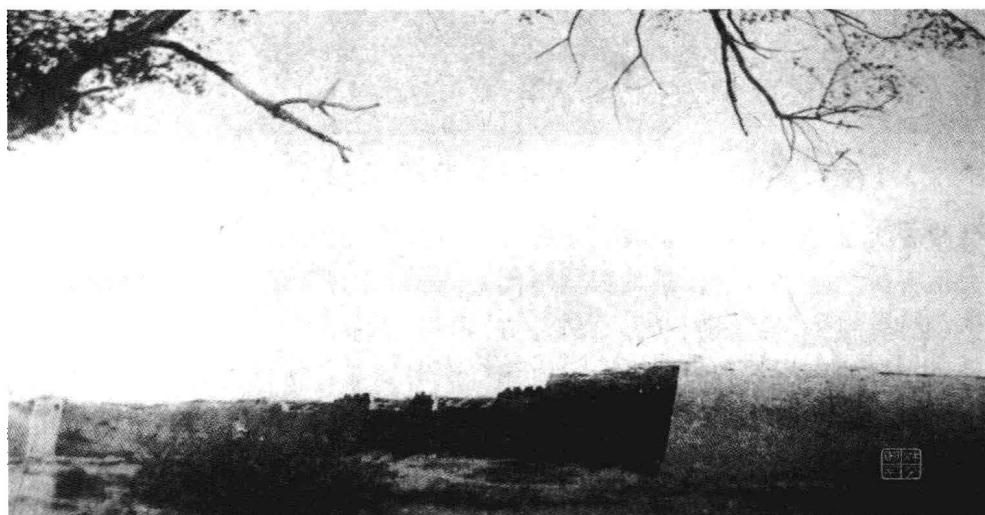
上世纪初潞安老城街景

刺激着买卖交易的繁荣发展。还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市，叫“铜鞮”，是晋大夫羊舌氏之邑，羊亡后，乐宵为铜鞮大夫。地域即今天的沁县，同样与“潞、长子、襄垣、屯留”等著名和繁荣，铸造有“铜鞮”货币流通于市邑。所不同的是，这里丰富的水资源和农产品，一直到汉唐时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大大超出“屯留、高都、涅、泫”等地，最主要的是，车水马龙的城市四周，象征城市富裕、繁盛的“城垣”不只是出现，简直建造得富丽堂皇，美玉垒砌，还有酒楼上的醉客，深深吸引了当时文人墨客的眼球，优美的唐诗记载下了“铜鞮”城垣



里的这一切，“玉垒城边争走马，铜鞮市里共乘舟。鸣环动佩恩无尽，掩袖低巾泪不流。畴昔将歌邀客醉，如今欲舞对君羞。忍怀贱妾平生曲，独上襄阳旧酒楼”。

隋开皇三年(583年)古老的上党开始以“潞州”建城，“钟鼓二楼、上党门”遗存着千年前的风貌，其它具体的规模范围已很难考证。人们能记忆起的潞州城垣，在未拆除之前是明朝的建制。明初，皇帝朱元璋颁诏天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明城墙就完成于此背景下的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潞州志》有载：“潞州城，历代修筑无考。国朝洪武三年，潞州卫指挥金事张怀，因旧土城加筑以砖，包砌四门，四门外各建小月城。城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二尺，宽三丈，周一十九里有奇。城有四门，东曰景阳，西曰通晋，南曰陵川，北曰拱德。门之上各建楼，四隅各建角楼，沿城敌台五座，窝铺四十七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朝，全城四面城墙周长的规模到底几何，根据现存的五处城墙遗址测量考证，及乾隆《潞安府志》“计周二十四里，置敌台三十七，窝铺一百二十一”的记载和百姓沿袭之久的说法，可以证实，那时候的潞安是一座“方圆24里的卧牛城”。从地形上看卧牛背靠北城，形高如丘，为今天之分水岭地段，牛脊靠西北城角，有牛岭地名为证，牛头向南，有南头街地名为记，牛尾朝东，四蹄向南。



修建于明洪武三年的潞安城垣远眺

城墙四周建筑由“四门八楼”组成，东西南北四门上惟东门上方有砖砌浮雕“潞阳”两字，书法据传是明朝宰相严嵩特意为潞州藩王所写。据《中国城池史》记载：长治城四门的布局是“城门不相对，道路不通直”，南门与北门道路不通直，东西方向相差距离近 17 丈，东西门同样也不直对，南北方向相差近 3 丈。

城墙上的“八楼”，我们在顺治版《潞安府志》见到了它们的名称：它们是西城墙上的“看花楼”、“梳洗楼”、“长子楼”，南城墙上的“八义楼”，还有东北墙角的“艮楼”、东南墙角“巽楼”、西北墙角“乾楼”、西南墙角的“坤楼”。

城垣只是一道道护城的“墙”，城垣里的繁盛经济则是一首叙不尽的故事。就在清康熙年间，安徽桐城人氏许七云来到了潞州老城，一番的游历，切身的体会，让他写出了《上党竹枝词二十一首》，对老城风俗民情作了真切细致的描绘，将潞州商品经济繁荣景象尽收眼底。这位来自江南的七云先生，在潞州从春住到夏，从夏住到秋，首先是对老城春天的感怀：“分外春迎十字街，探春谁可抒春怀。就中说是南方客，一笑魂消拾坠鞋。”他对潞绸的织造考查也颇有收获：“年年蚕月茧抽丝，北董村中弄杼儿。一种歌喉长短曲，樱桃树下赛神时。”见到城中的唐玄宗故里，路过沈王府的故宅，老先生同样收不住笔墨，“唐家天子擅风流，曾倅当年古潞州。好似德风亭子外，梳妆楼并看花楼”，“沈王第宅久荒唐，一望离离荆棘场。赢得禅林香火在，至今人尚说官庄”。天际寒冷，白雪飘飘，老许第一次感受到了潞州城里的冰天雪地，见到寒风里的商贩卖煤情景不禁写道：“雪窖冰天冻不开，遥闻深巷卖香煤。掀帘一滑阶沿路，已过门前唤却回。”卖煤的小贩走串“深巷”，掀帘召回的是“遥闻”，煤买来了，自然解开的是“雪窖冰天”。城东卖水的商贩如何？许先生写道：“几辆辚辚卖水车，城东井畔觅生涯。甘泉不是寻常物，十万家待煮茶。”难怪至今长治城东街有“甜水巷”的存在，原来，数百年前的“十万”城里人早就在此买水“煮茶”了。再看潞州城里铁匠的劳作情形：“冶户寒霄罢睡眠，铁花能发在春前。自来夸有炉锤手，销尽人间百万钱。”神妙之笔，描述上党神匠之作，发在春前的“铁花”，“百万钱”的资金都要因为上党的铁货被“人间销尽”。所有这些，慢慢舒展开的恰是一幅明末清初《潞州市井商贾忙》的真实画卷。

潞州城垣有几次再兴土木和变故。它第一次遭受破坏是在清朝初年，



《潞安府志》记载：“国朝顺治九年（1652年），西城门内贮火药，为雷火劈去。王侯功成，复为鼎建，顿还旧观。”这之后，“康熙九年（1670年）淫雨，垣圮，知县姜宣加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墙垣垛口倾颓，知府张淑渠重修”。城墙最严重的一次损坏发生在1938年2月，日军第一次攻打长治城，数十门重炮从北郊的关村开火，向潞安北门城墙轰炸，再加上天空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古城墙被炮轰豁口多处，致使北城墙遭受重创。

1939年7月，日军再次占领上党重镇长治城，一直到1945年六年时间里，日军利用长治四周城墙陆续修建军事堡垒四十多处，“长子楼”、“八义



春秋战国时铸造有上党古邑地名“潞、长子、襄垣、铜鞮、高都、涅、屯留、端氏”的方足布币

楼”等也成了日军防御我军进攻的碉堡。这使长治明城墙又一次遭受严重破坏。1945年上党战役期间，由于敌我双方多次使用重炮交火，击战月余，导致长治明城墙千疮百孔，数十处塌陷，惨不忍睹。就在10月8日喜庆长治城胜利解放时，古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座残墙秃垣的破城池。这时候，华北兵工厂342工厂三分厂由平顺县百家庄迁到长治，厂区就选在了西门外的城墙根，建厂时，工人们在西城墙外的墙体上打了七八孔窑洞，即可生产、居住，又可防空。由于厂区地势低洼，门前便是护城河，一到雨季，护城河的水常常漫进厂区。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城墙上的兵工厂当时月生产

82 迫击炮弹弹体毛坯 10000 多发,50 型弹体毛坯 300 多发,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1945 年冬,长治解放区人民政府决定将敌人破坏成“残墙秃垣”的城墙和日军在城墙上的军事堡垒拆除,兵工厂迁移。号召一下,全市军民齐上阵,用拆下来的明城砖建设新城市、修建新家园。从此之后,长治的城墙断断续续地拆了数十年,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在西关街、西郊公园、市果品市场、东关老干部局、南关护城河北岸等地触摸到一段段没有拆尽的明代城墙的遗迹。

城垣,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历史似乎总是周而复始。古老的长治,古老的方言,“城里头、门外家”,将一座城市的人们一分为二,不论人口多寡,不论男女老幼,一分为二最原始的主阵者和形象代言者,便是今天我们早已见不到的“城垣”。还有人们意识形态里的“城垣”,是它有形地划了这么一条界线。很久以来,住在城里头者便有了市民之称,城墙四门之外者也就被叫做了农民,游行于两者间进行贸易买卖者,就成为了“商人”。

长治的城垣,早已没有了许久许久,但“城里头”熙来攘往忙碌生存者依旧,“门外家”年复一年春种秋收照样。“城里头”的人在城市里住久了,迫不及待地要去“门外家”洗清心肺,吃它一顿农家饭;而“门外家”面朝黄土背朝天,无时不想进“城里头”借点光,换换角色,换换模样。所有这些,看来不是拆掉“城垣”就能合二为一的。城垣,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从来都不是它的错。决定“城里头、门外家”概念的始终是人本身的意识。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潞安北城门

